



息軒
安井
著

息軒遺稿

二

15
1588
2



冊四
號五文
函十

門15
號1588
卷2

息軒遺稿卷之二

答某生論濮議書

息軒安井衡著

日南

昔者某堂之集、縱言及濮議、衡以歐議為是、足下意不謂然、今又辱書、娓娓數百言、引古徵今、辯論明暢、燕間偶然之言、人以為消遣之資、而亦必求至當、剖析不置、足下之於學、可謂勤矣、然至以衡為故違程朱、則大有不然者焉、今日友道廢缺、切磋之言久絕於耳、苟有規我者、當抃躍受之、雖則毀短無根之言、亦不敢辨其是非得失、庶幾能致人言而省我過也、

衡平生操心如此，然此特可以接汎交，非所以待知已如足下者，故敢一辨之。足下幸少降氣察之，勿謂衡好勝不能自下也。夫濮王當稱伯父者，司馬光唱之，王珪和之，當時言官羣起而繼之，而歐陽修引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期駁之，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其見卓矣。何者？我既為他人承重，固不得不禰之，而天倫之序，則不可得而紊，故經傳皆稱其父以明之。推類言之，室女為父斬衰三年，既嫁降服齊衰期，雖男女異義，其所以為禮一也。且司馬諸人欲稱伯父者，非以濮王為仁宗兄邪？是以本生與所後之

親生名也。幸而濮為仁兄，其子得稱為伯父，猶不失為旁尊，其議或可從者。然假令後世人主養從子之子為後，為之後者，將稱本生為從兄邪？乃養從孫之子為後，為之後者，亦將稱本生為從子也。故充司馬氏之說，父子顛倒，恩義俱滅。韓琦斥為無稽之言，非過論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夫三綱者聖王之所以統紀天下而名之尤大者也。今為人主建一代之禮，而首亂其名，至使父子易位，古今制禮之意，有如此謬者乎？若曰：此禮姑為英宗設之，以防其崇私親，非萬世通行之道，則亦非所謂禮也。夫政令刑罰視

時施之、不能不變而通之、禮也者將以章嫌疑、別同異、以爲萬世之法者也、三代所損益、亦謂名物度數之末耳、至其大者、聖人固不得而易之、以程顥之學、猶不能替於此、仍欲加一皇字、加爵增封、以彌縫其間、則歐固既曰、禮無加爵之道、即禮所謂子貴不加父者是已、朱熹親仕孝宗、孝宗爲藝祖六世之孫、而高宗養以爲子、則與本生其親既盡、不知又將以何爲稱、是理之至易見者也、而朱猶主張程說、以爲情理俱盡、均之皆未免爲謬論、衡斷然以歐議爲是者、以此、夫君子之於道、當考之以古義、參之以人情、以

求至當、不宜眩其名而阿其所好、程朱大儒、祖述之者、皆爲一代之碩生、固如足下言、然其說未是、豈得曲從而成其罪哉、且學如程朱、才之與量、如程朱、苟有規其過者、將拜謝之不暇、豈若後儒持門戶之見者、稍與已異、則遂仇視之、然乎哉、若亦如此、不足以爲程朱也、衡於解經諸儒、常持是說、以故不能不時與之違、不獨程朱已、雖然、衡非好爲異者也、年十五六、從先君子講求四書、便已有疑於洛閩、因舉數條而質之、先君子曰、聖人道大、雖七十子之賢、僅得其偏、固非一家之說所能盡也、乃徧取漢唐諸家及我

伊物諸先生之書讀之、恍然如有所得焉者、於是益推而廣之、以庶幾逢其原、然恐其汎而無統也、必折衷於經、恐其偏而陷僻也、必博證而深究之、凡意所謂否、必反復思其所以爲說、必不可用、然後去之、自謂古人復生以詰我、可以直對而勿恥矣、若夫取捨之謬、乃才學之未至、而非好惡所辟、以此獲罪於大方、亦所不辭也、所見如此、敢布腹心、若猶有未安、伏請賜回教、

與堀士遜書

衡頓首士遜堀兄足下、自甲辰使艦之來、人心洶洶

如待電後之雷、而事秘不發、粗喻外蕃請互市、以鎮物情而已、然輿誦則謂、英夷劫和蘭使請互市、而官峻拒之、數年之後、邊徼必騷然、其懼益甚、管子云、衆人之言、別聽則愚、合聽則聖、衡近者察之情形、益信夷吾之不我欺也、天保之末、英夷旣得志於清國、以彼其狡、必謂我與清國、只隔一帶水、餘威所震、可以虛聲取、故使和蘭請互市、而官洞見其姦、不允其所請、於是又出於實形、蠻舶之來、無年無之、其國雖異、所請皆同、而琉球則有英佛二蕃、交來劫之、必得其所欲而止、其意亦在我也、蓋西洋通好結盟、而其所

竊據又徧於五大洲相距萬里聲息咸通就其所為察其所謀其情大可見已蕃情已如此則官亦不得不形之於外二三年來申令邊備修飭戎務措置云為動合機宜今者又聞命貴藩及彥根侯重鎮房相以助川越行田二侯之不逮夫彥根開國元勳流風遺俗必有猶存者焉而東西諸侯貴藩尤以好武稱故命下之日士民手額相慶曰今而後邊徼庶無有虞焉爾雖然衡猶竊有憂焉士遜足下亦嘗聞西洋之故乎夫西洋自那波列翁起佛郎察干戈相尋數十年至文化之初其亂始熄以故士馬精強人熟軍

機加之俗多巧思器械之精超絕宇宙其侵清國也陳化成新守吳淞築土城鑄大礮軍政修舉東南倚以為安英夷窺而知之至有不怕江南百萬兵祇怕江南陳化成之語然及英兵向吳淞化成唯令其下曰以吾死為度夫以陳化成之能不能望功於戰陳未熟器械未精之時獨以一死報其主而已然則西洋之堅艦利礮未易以尋常海匪而待也且清之建國在寬文之初距今百八十年其後南疆相繼而反至享曆之際南擊緬甸西滅金川北攘準夷達而坦文政則有蔡牽之亂其兵未曾全偃也然卒之疆弱

將之勇怯、比之其國、初不啻霄壤、豈非以治平之久、邪、昔豐公之征朝鮮、九旬而舉八道、朝鮮暗弱、固不足道、然以我積戰之餘、乘彼文弱之弊、是以其易如拉枯、若使彼粗習戰守之術、雖以豐公雄略、其成功未必如此之速也、國家養兵二百五十年、士皆以武為名、居熟君臣之義、動當干城之寄、器利而材健、固非二國招募之卒所能及、然昇平之久、則殆倍於彼矣、取以自反、得不惕然乎哉、故西洋試之實踐、而我則空論其跡、空之與實、其相去亦遠、即令我士勇而器精、未能保必勝、況於或有劣焉者乎、今刀槍雖利、

而舟脆、不可以衝敵、彈射雖巧、而礮小、不足以碎艦、驅之不肯出澳、誘之不肯上岸、駐艦於礮力不及之地、發其神礮、以擾四方、彼逸於海、而我勞於陸、則主容易位、而我事危矣、雖有楠源之將、衡未知勝敗何如也、故為今之計者、莫急於大我礮、堅我艦、擇要地而城之、然後練士習陣、去花法、責實効、察彼所以行兵、以講我所以為戰、如此則戰守之本立矣、本既立、則制勝之道、未必無其人也、夫房相江戶之門戶、今四藩並命、以鎮其地、固無所輕重於其間、然衆目所注、尤在貴藩、足下以文武之才、居其要路、凡所復逆

建明必經足下而成其為任顧不大且重哉若亦倣俗吏所為姑奉故典以周旋不敢以邊徼安危為心衡不能復以古人待足下於今日故顧足下之專用意於此也衡小藩一倍臣不宜言天下之事然當今之時下至農商扼腕以思敵愾衡雖微乎亦有祿於國譬之水族猶蝦鮒之相煦於蘆葦間其有今日孰非湖海餘澤况相知如足下而不為言其所蘊上負國恩而下有失人之謂是以忘其固陋敢一言之秋空如藍弊屋雖陋頗與觀月宜薄酒枯魚縱論書所不能盡滿腔熱血或可以少清也希惠然肯來

與平部溫卿論製甲板船書

衡白溫卿足下頃聞衛士新來者之言曰當路者或謂國力疲弊今未能造甲板船且國各有俗軍各有法即有餘力亦不必速製也果如所聞竊以為過矣西年來天災荐至國計所入通減十分之四而潮候失宜瀕海命於漁鹽者率不能自存封內貧困之氓仰舖於上七年於今鑄礮築臺繕甲足兵之費又處其外雖衡亦知國力不支矣然勢有緩急事有輕重能者先其急重而後其緩輕舍彼補此國雖疲弊未不可為者也衡竊謂方今之勢莫急於戎備事莫

重於軍艦、何以言之、比年來、夷艦縱橫、敷於洋面、佯事互市、以窺我隙、勢漸猖獗、陵侮日至、我不閑釁、彼必滋事、不待明者而後知也、而皇國特基於海中、地勢狹而長、我藩又處其極西、勿論衛士、雖公之東觀西歸、斷不能不資舟楫、而所謂座船者、脆薄甚於商舶、令洋夷一旦挾害心、巨礮一發、碎為粉齏、雖有良將勇卒、安所施其力、中夜而思之、每不寒而慄矣、或又謂蒙古之寇、筑紫、豐公之征朝鮮、亦資舟楫、然未嘗聞改造軍艦、皆能鏖賊、奏凱振威海外、何必屑屑焉改造之、是特見其跡、而不察其理也、蒙古雖勁、水

戰非所長、故我築博多以待之、而彼果來寇、不能探我虛而批之、終之遭颶覆溺、以亡全軍、則其艦亦不與我船甚相遠也、朝鮮無堅艦巨礮、而我船輕便、進退如意、且所主在陸戰、其船則不過資以絕海、故因而不改、然以當時將士之勇銳、嘗一困於唐島、可見水戰利害、斷係於軍艦大小矣、今洋夷之利於海、百倍二國、其艦如山、其礮如臼、熟針路、精輿圖、又有火輪船、牽以走於逆風、不幸一旦生心、瀕海之地、皆邊也、勢不得不鄰近相接、以固我圉、而陸路迂遠、不過日行十里、彼則倏忽百里、避實突虛、易於反掌、是其

勢不特不相及、彼逸於船、我勞於陸、勝敗之形、不戰而決矣、凡是數患、自非製軍艦、不可得而除也、雖然、衡亦非謂僅製一艦、輒可以制虜也、且為我所當為、以待諸侯為之、奉上之誠、固不得不然也、管子曰、器械無敵者勝、今明知其器不敵、而曰國有俗、軍有法、頑然守其陋、不知因敵以制勝、衡未知其成算所在也、且事有似費而實利者、我藩座船、凡六隻、率十年一更造、而商豎狡黠、苟欲製其船、託辭漕輸、必乞材借金、及其運米穀材炭、官又給四分之直、而覆溺相尋、動敗數千金、通而計之、一年所失、約不下三千金、

其為費不已巨乎、今製軍艦、伐我材、鍛我鐵、而我匠冶既熟悉製造之法、其所闕者、獨銅板而已、使清庶有幹事之才者董之、不過費萬金、二十丈之艦、嚴然立成矣、而運無傭直之煩、載無臭敗之患、座船商舶、皆可以無製、何苦而不造也、且今日之費、唯東觀為最巨、陸行十五日、日糜五六十金、舟行則減矣、而其為日則倍之、其在都下、上下凡百之需、皆買之市、是以一年所費、約二萬餘金、以僅僅五萬石之入、年擲是金於都下、國何以堪之、軍艦既製、海運極便、東觀西歸、可高卧而達、而邨中所須、又皆取之國、雖薪炭

鹽鼓之細，不復買於市，其所廢不過舊額三分之一，如是而國不富民不蘓，有此理乎？此衡所以知國力不支而必欲製之也。溫卿達於時務，利病所在，必能辨香之，請以是意說之當路，衡又別作邦牘，與河大夫，其言頗詳悉，或能領之。若府庫報乏，請速見告，萬金易為耳，衡雖駑猶能唾手辨之。

答池有終書

別來殊濶，非不懷也。懶與習長，卒卒至今，雖則非不懷，何以表吾意也。忽辱手教，懃懃懇懇，意至情罄，不啻空谷之足音也。承起居康寧，教督仍舊，欣慰欣慰。

書中及往年酒樓之談，且讀且疑，恍若隔世，神定焉而再讀之，當時之事，歷歷上心，乃自咎談何容易，轉以增慚愧耳。憶當時體強氣壯，自期頗遠，雖與足下云云，志實不在於斯也。既而潛視伏聽二三年，知時事不可為，遂專意於所嘗言，而天又不許之，事故纏繞，命與厄合，疾攻吾身，火焚吾廬，十年之中，九遷其居，殆不能自給，乃課兒童，唔咿以糊口，特出於千萬不得已之計耳，以故經藝不講，文辭不修，回顧二十三年，倏若一夢，而衡亦頽然已老矣。自今之後，餘齡無幾，其不能有為亦明矣。比之足下優游於父母之

邦以樂斯道其相距何啻霄壤是衡宜羨足下之不
暇而足下反眷眷於衡所為抑何其言之相戾也頃
者居處粗安人又以其老頗禮貌之是以慕臭之徒
稍增舊日乃都下之常習非才學所致也足下過聽
推為藝苑之雄天下雖無人猶未及衡也不敢當不
敢當即推闡而言之不唯不敢當亦不甘處於此何
則非志之所存也肥薩之行壯游哉其間必有雅趣
韻致高論大議足以駭俗驚世者若有所記幸不惜
寄示承玉趾印於幣邑地僻俗陋固不足以挂齒牙
而推愛於屋烏過蒙獎譽慚赧何堪曩者令郎來寓

視朝夕所云為純樸可喜斷不墮足下家聲但體氣
頗弱粗與豚兒同是則可憂也八町湟有善按矯術
者見其所治疲者立盲者視聾者聽指不堪摟而於
腹疾最効四五年前衡疝瘕為劇變為痿廢不能寸
步者半年鑿藥不効亦因是媪得愈五月中嘗歷舉
其効慙吏令郎就求治非心不俞也然年尚少日與
群輩驅逐於經史寸暇亦不肯棄而入都來體又稍
健不甚以宿疾為意不幸一旦罹他疾伏愿群起攻
之可為寒心足下他日贈書請以此為言庶幾體氣
壯實能成絕倫之業也聞有孚老而益健自逃於國

什可賀可羨脩平則上年有鼓盆之興身又罹疾不知今能復常否今皆不能修書願為政意衡兒子長者甫一章小者十七皆豚犬不足言衡雖驚乎恐亦不能及焉但闔家團欒眠食如舊聊以自慰幸勿為念頓首

與某生論共和政事書

衡白某兄足下足下往日来問同學之徒百有餘人盛唱共和政事之美謂非此不能以富國強兵其是非如何偶坐有他客不欲深言之粗言其不可而止既而思之恐足下為其害止于此故復脩書以詳言

之足下亦知所謂共和政事者邪昔者周厲王無道民不忍王流王於彘天下無君七年同姓諸侯恐周室之覆相共適京師為政當時號為共和故共和者天下無君群臣相共為政之謂也若必欲行之於皇朝不知將置主上於何地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之今也公然唱廢立於私塾而為之師者亦不知禁之以我道論之赤族不足以償其罪寧暇問其是非哉然其所以至此蓋亦有由而然西洋土墾穀少不足以自給是以為奇技淫巧廣與四方貿易以補其缺是以其權在商勢與王侯相抗俗又奉耶穌教耶穌

馬韓通編卷之二
之立教以君父為假輸財於已謂之積於天上計吏
收稅憎之甚於盜賊是以民邀視其君而貴耶蘓為
真君之子此共和政事之說所以盛行於西洋也洋
學之徒不知忠孝仁義之為何物粗能讀蟹字則便
浮慕艷稱以為至當不能究其理非成敗所在其言
悖逆至此而不知自陷於赤族之罪故好異不已流
為耶蘓耶蘓不已陷為無君無父之人邪說之惑人
如阿片之釀歡夢日覺其可樂而不知其受害既深
雖欲悔之不可復及可不慎乎至共和政事之害抑
又甚焉夫人之難知甚於隔牆見物以堯之大聖廣

咨賢材於群臣而為之臣者又非皆阿黨謀利之人
然或勸鯨或稱共工何則其知有所限也禹曰知人
則哲維帝難之孔子亦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
察焉故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以尋常之人舉其所
賢雖盡心公撰亦各止其所見未必得特絕之才且
其所舉素無君臣之分甲不可則推乙乙不可則進
丙易置之如奕棋然而其有才藝者苟見推於衆人
皆可以握國柄於是養望干譽莫中其撰既得之又
恐失之而國非其國民非其民安危存亡如胡人視
越人肥瘠其所施為仰權豪鼻息以為之向背唯恐

失其意而廢黜、近時佛蘭西、久在圍城中、不能出城、一戰特行側媚於權豪、以固其位、而不逞之徒、劫官殺吏、上下相待如路人、至糧盡乞降而止、安在其富國強兵哉、獨米利堅、興於流氓、始無君長、及華聖頓却英兵、為置共主、四年一更其法、若最無弊者、然近聞其情、其為共主者、冀延期限、擬代立者、爭欲得之、賄賂旁午、醜聲遠播、殆有不忍聞者焉、以予所見其勢亦將不久而變矣、夫利之所在、不以義制之、其究必至亂、故聖人建法、諸侯以上皆象賢、士大夫世祿、而鄉舉里撰、以助其不逮、雖間有無道之君、積威

之所暨、民不敢輒作亂、分定故也、孟子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不可易焉耳、况皇朝以忠厚建國、自神武天皇定都於橿原、列聖相承、培植其民、深仁渥澤、淪其脾腑、是以民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有言涉悖逆者、憎之如虺蜴、雖道有汗隆、運有否泰、一姓統御二千五百有餘年、以豐臣氏之豪華、猶不敢覬覦神器、非亦以分素定邪、况今上英明、冲年能復舊物、百度皆熙、未聞有失德之事、可謂不世出之主矣、而淺學無識之徒、欲取無君之邪說、以施之皇國、謂之赤族之罪、其誰為不可、昔者楊墨塞道、孟子闢之、使聖道

復明於後世耶蘓之塞道百倍楊墨今雖嚴禁其教其言則浸淫於洋書之中其害人心已有如此者焉予老矣不能復與東西風靡之徒辨其是非邪正足下亦知我心之悲耶足下嘗遊於我門與聞忠孝仁義之說非純從事於洋學者之比也是以敢一言之苟亦與彼徒附和以唱共和之說其罪甚於不知而為之者請自此絕勿再踵我門若猶未也亦慎所以自處書不盡言唯足下思之不宜

送木下士勤序

予接於天下之士多矣獲友二人曰濱松鹽谷毅侯

曰熊本木下士勤自予之友是二人也自日加明耳日加聰而二人者亦不予鄙棄也每暇日相聚談經論文究其底蘊醉焉則盤礴於一室善謔互發歌呼嗚嗚自謂天下之樂莫以加焉既歸家人輩必逆謂曰君亦自鹽木二子來耶何其喜氣之多也其親好蓋如此然我三人者之志行亦各不同士勤恭遜直諒不敢激論放言其學純守宋儒其文典麗而雅潔毅侯倜儻有大志秉心允塞其學時溢於洛閩其文道勁明快皆非予所能企及也故迂踈狂戇不能與世俯仰則取於士勤以飭之超超齷齪不能有所施

為則取於毅侯以達之、騁於誓古、忽於內省、則視其純、而察其所溢、文最拙、曾不能為二子之役、然典麗以削我蕪、明快以慰我澁、彷彿乎若望其影、凡制行修辭、無所不資焉、則予之惓惓於二子、固其宜已、然則二子何取於予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唯踈礦如石、然後可以攻玉、是以迂踈狂戇者、二子亦不得不資以磨其玷焉、爾予嘗戲二子曰、我三人者、百不同也、然亦有同者焉、不幸是已、士勤五六年間、連喪其父祖妻子、所餘唯一幼兒、又託於人、以來此都、毅侯一貧如洗、殆使婦無禫、而盛名所在、謗亦從

而起矣、予又以狂妄、遠其墳墓、親戚、吾儕所為、得無非神人所惡乎哉、毅侯慨然曰、是仲平不知足之過也、士勤奮於農、擢為世子侍讀、其幸勿論耳、子雖客居、近亦參藩政、而世弘去醫而儒、又增其俸、與階、譬之紙鳶、既已冲天矣、其翻於疾風、溺於喬木、乃其常耳、不緣斷而墜於溝、未可目以不幸、而子以為不幸乎、予無以難焉、然心知其為不情之言也、既而熊本世子又捐館、士勤慟哭、將治任歸其國、嗚呼、遭遇不足道也、獨死生離合之際、仁人君子所傷悼、不能捨毅侯之言、亦為士勤而發、今其不幸、不可得而慰、而

我亦并所以磨勵吾志行而失之雖以毅侯之達亦必悲之而況於予因二子以成事者乎然予與二子生乎數百里之遠各長其土各事其君而聚首於一都之中者十餘年經史乎切劘文酒乎周旋則是十餘年者天之所以貺吾儕也我亦不能不謂之至幸然則今茲之別固其宜耳獨奈一別之後海山千里再逢不可復期予與毅侯經史相問難而能折其衷者誰歟文酒相招聚而能助其歡者誰歟興言及此殆難為情嗚呼幸之與不幸予不敢言焉大丈夫處世當成其所志以表見後世我三人者之所同非同

於此耶果能是道矣雖索居千里猶之比肩而立耳何必若女子小人終身麋鹿聚而後為意得歡洽然哉往矣士勤子能成其志與否我將徵之他日書疏

送芳野叔果序

為程五十里往返四十日攀函嶺臨豆海仰富岳而俛田子浦左顧右眄如行乎畫圖中其官則師儒其職則文賦掉身於嚴隊中超然乎事外每意動情感摘竒拔艷麗之辭以與江山鬪其勝叔果之於此行亦榮矣然叔果新獲乎其君雖數旬之頃必使扈駕赴其邦者豈徒乎哉其必有所用焉風俗或未淳也

謀所以移之、海汛或未備也、問所以修之、府庫或未實也、詎所以充之、凡意所不憚、必歷舉而徧訪之、而鑽經操觚之士、各持其所疑、以就正於有道者、營營乎如蠅之聚珍、亦勢必所不免、唯其為日甚促、是以為事尤繁、響應風捲、帚掃而勿之能盡、雖以叔果才且學、顧不勞哉、然勞之所存、榮之所存也、叔果誠能忘其勞、出其所蘊蓄、以應上下之求、如鐘於槌、使人意懽情諧、其榮之倍於今日、如執左券而責人、而邦人之蒙其澤、何可勝言乎哉、此行也、予於叔果、觀其學所造詣、於其君與大夫、觀其所以待學者、行矣

叔果、我將刮目浚耳、以待子歸、

送鹽谷量平序

鹽谷量平去醫而儒、將問道於浪華筱岢氏、來別於予、予曰、子何為儒也、當今之世、勿用為儒也、以為榮乎、則人甚輕之、以為利乎、則所獲甚少、以為可行其道乎、則秩卑而官散、唔咿咕嗶、日與童孺伍、一備顧問、喧然相傳、以為殊遇、如此而已、不幸有過、在他人漫不指數、在儒則必擿之、刻論苛駁、不遺鎔銖、曰此學聖人之道者也、而其行如此、污蟻其身、敗壞其名、必快其意而止、是待之以奴隸、而責之以聖賢也、今

之爲儒者、不亦難乎、子何爲儒也、夫醫雖賤技、其利足以自活、而其秩又不下於儒、至其術之精、生枯肉骨、助君相以施仁、世俗尊之如父兄、其功於生民、固非儒生所能及、而其利與榮、則倍蓰而過之、故予寧爲良醫、不能爲腐儒、而不敢易其道者、以制有所局耳、今子幸生於醫家、才又足以精其道、不思所以成其仁、取空名以捨實功、何吾子之疎於擇術也、且子亦知今之爲儒者乎、道不必講也、德不必修也、粗涉經史、以爲談柄、間有傑出者、亦唯以著述自高、經世之務、泯焉未嘗入乎心、師以此教之、弟子以此習之、

學之與事、判爲兩途、雖士大夫從事於斯者、亦皆以爲學問之道止、此儒亦何足貴哉、然是亦有由而然、慶元而來、封建爲治、士世其祿、大夫世其官、而其人率起於武弁、其所事事、不過槍刀弓馬之技、苟粗習之、雖身不通一經、無害其爲士大夫、而其所謂政事、亦唯簿書期會、奉故典以周旋、不復置意於治教之源、則固無待於夫學也、是以究經之士、不出於上、而出於下、無恒產以共衣食、則亦不能服無用之勤、以饑寒其身、於是乎務趨世所好、以售其技、黠者唱焉、惰者和焉、往而不反、滔滔乎莫之能遏、則今日儒風

之弊其罪有所分也罪有所分而道不分為我儒者
得不重任其責乎哉故予寧為窮儒不能為顯儒子
既為儒則亦安於此而已矣然吾子才識通敏於修
治之道瞭如指掌而子君方輔大政弊風陋俗抉擿
而去之其所建明往往根於經術子學既成出其所
得以助之豈帝良醫之獨仁病夫哉子之去醫而儒
意殆在于斯與量平笑而不言遂書質之筱崎氏云
送福田士逸序

呂政焚書坑儒摸範典型掃地而盡矣漢興收拾遺
經於灰燼之餘而耆儒碩生逃避於林莽之間者稍
稍而出述其所授受以為之傳而後天下復知有先
王之道其功固偉矣然學皆專門不能融同異而通
之其道鬱而未暢天之於斯民也艱欲其安否欲其
泰生成之功無所不施焉爾然天不能自為必假聖
人以濟之而聖人不復起不得下生命世之才以明
其道於是乎有康成鄭氏者出焉折同通異集諸家
之蘊而大成之雖間有紕繆聖人之道粲然復明蓋
孟荀而後一人而已降及李唐言語名物多與古違

乃又有孔賈諸人博采群籍疏通而證明之使學者坦坦乎循斯塗而進讀者捨其瑕而取其瑜亦康成氏之忠臣也予故謂湖聖人之道必自漢注唐疏始夫聖經之深猶大海百川注焉萬貨實焉固非一家所能盡况能踰而出其外哉故古人之於經也字訓句解粗使可讀則已不復求一義於其外何則義理在經大小深淺從讀者之量而盈焉猶酌海水舩酌之則盈舩壑酌之則盈壑必也以大如海者酌之然後始能盡之然世無是物又安用補其所不足哉後世議論過高自容入鑿自正入刻往往溢於經之外

曰我能發聖人所未發故言似高妙矣而不可得而行義似絕精矣而乏忠厚慈祥之旨舉民生所患苦愁痛一歸之理使天下之人甘心於此而不敢怨悔此豈聖人視民如傷之意乎哉此予之所以去彼而從此也大邱福田士逸間問經於予日有所精進焉庚戌冬會丁大艱將歸其鄉汝然以告曰昊天罔極今不必言獨悼僻境乏師友予小子將從何下手願示所以從事之方於是乎書予所心得者而贈之然是言也非世所樂聞士逸其深藏而密讀之

送岡永世襄序

唯無家也。故四海無非其家。唯無財也。故萬物無非其財。人皆營營而我獨晏晏。人皆戚戚而我獨悠悠。意適則止。興盡則去。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心。世襄之於斯世。何其綽然有餘裕也。予與世襄交二十一年。觀其所遇。昔劇而今閒。昔羸而今健。昔富貴而今貧困。今之勝於昔者二。豈非以其勞於形而逸於心。邪。而杖履所到。文人韵士爭延之。相與哦詩揮毫。品水評山。欣歡暢適。不知飢寒之迫。其後則其一者亦不足為世襄憂。宜矣。其能超然於事物之外也。甲寅七月。世襄從關西來。曰。與子別三年。請竭一夕之歡。

予喜其淡於名利而厚於故舊也。援而止之。而世襄為予止。九閱月。頃者卒然來告曰。時氣調矣。禽鳥和鳴。而埋沒於車轍馬蹄之間。恐江山笑人。我將北。吾踵予不能復止。出送之門。曰。青山無盡。江湖之水湛然。往矣。世襄北地。雖僻乎。必有與子同是樂者。惜予未能從子。而放浪於江山之間也。

送瀧川子定序

庚申六月。泉侯病。藩法唯左右近習之臣。得侍鑿藥。其列於外班者。雖閭閻之家。亦不與焉。既而侯疾大漸。其臣瀧川子定為殿班。慨且奮曰。均為世臣。何論

內外今君病已篤安得不一拜以表吾誠哉遂排闥入內寢頓首以請而侯既屬纊不得果其志子定大戚踴哭以待罪有司憫之置而不問將斂命子定助之蓋特典也歲之九月子定役竣將歸以其嘗從遊於子來備告之且請言予曰子定能充是心足以事其君何以予言為古者人君將沒出處於外寢孔子之修春秋魯侯薨於小寢則直書而貶之而傳又申其意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是豈獨為厚男女之別哉夫死者人之終而國家之所由而盛衰也苟不正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焉故聖人設此禮以備未

然之禍其所慮至深遠矣後世不能諭其意為人君者率就安於後宮而為之臣者阿諛諂佞不能援古禮以正之於是乎矯旨以殺太子者有之託遺詔以立其所私者有之遂至有門生天子之稱而國因以衰矣豈不痛哉皇國淳龐未聞有嬖寵奪嫡之慘而其侍中者又用士人則固如無待此禮然是以三百諸侯未嘗有舉行之者也然聖人之制禮原乎天命而根乎人情物為之備以防禍於未然故禮之所備禍之所存也苟以禍未至而廢之是猶以舊堤為無益而壞之也水患既至然後謀修之雖盡心力而為

之亦既晚矣、今子定雖未能舉先王之禮而施之邦
內、然能開外班與大故之端、是亦一變至道之漸也、
豈非以素講於禮而忠信為之質邪、推此意而行之、
何為而不成、又何以予言為、然道則高矣、大矣、自視
以為足、猶蠡測海、安能悉其深哉、故博而操要、學之
方也、忠誠以處事、行之則也、先人而後己、心之度也、
予少志乎此三者、而未能有行焉、請以此為贈、可乎、
子定拜曰、謹奉命矣、請書諸紳、以為終身之戒矣、

送希大尾藤君序

弘化紀元夏六月、和蘭王使其臣來為英夷請互市、

官洞見其奸、辭而却之、和蘭不敢復請、而他夷艦蠻
船出沒近海、或收舉乞薪水、傑傲不遜、言語悖慢者、
時亦有之、邊情騷然者七年於今、朝議慮有萬一之
虞、外戒飭諸侯、內砥厲士大夫、抑奢侈、黜柔佞、講戎
備、振淹滯、於是乎希大尾藤君擢為浦賀步隊長、予
與君親善、欲賀且問方略、以事故未果、有客過予者
曰、子亦聞尾藤君應其友語乎、其友往賀尾藤君、君
曰、予性疎懶、甘為世棄物、不知何人推薦、而拔予於
落寞之地也、然善矣、其薦我也、我聞浦賀多佳釀、魚
鱒山積、不論價、有事往而死之而已、子視我事、不既

成矣乎其宏襟恢度有如此者焉予曰然是在尾藤君固不足奇然死生亦大矣况邊務至重成敗之機間不容髮而從容間暇曾不動其心非曾吞百萬洋匪安能如此哉然則君之奇籌妙策折賊於千里之外不問可知已抑予亦竊有所見焉初欲質諸尾藤君今君既如此不敢以無根之言亂其聽請為子略陳之凡料敵者必先觀其形觀其形者必先察其情予嘗觀英夷之形蓋我法有以招之也天保壬寅官除礮攘之令使和蘭傳之諸蕃惠至渥也當是之時英夷敗清兵於閩越殘下浦陷吳淞長驅至揚子江

直斷江淮漕運清人懼納幣割地以與之和而我令適達於彼矣以彼其黠不以為惠而反以為怯謂清之與我只隔一帶水清人既連敗請和我聞而怖之故除礮攘之令以媚於彼是可以虛聲取也於是劫和蘭使請互市而朝議則却之矣乃又微見之於形徧謀與國舳舻交來搖抗我心以冀成其所欲就其所為料其所謀未遽出死力與我爭中一旦之命也然或以為必不來寇則亦過矣蓋洋夷之垂涎於我久矣然以戰則不能勝以謀則不能必欺趙趙泆泆以至於今今也以我為懼其強自彼言之亦千載之一

時也、而以一却故、速罷其謀、非黠夷之情也、昔者吐蕃患唐維州之險而難拔、撰女嫁其門卒、女之子已長、使之開門、遂陷維州、洋夷之遠謀長慮、十倍吐蕃、其靜而未動者、安知非植竒禍於黜冥之中、以待可寇之時哉、即不至此、其勢必不徒止也、且洋夷之建國、命於互市、利之所在、無姦不為、然互市非信不成、故獨略守信以成其所求、其構戰也、必先量強弱之勢、考利害之度、勝不足以償其費、不敢起無名之師、以失信於與國、然唯其貪利也、苟逢廢弛易取之國、守信之心、不能勝貪利之情、假事端、階言語、詭詐權

譎、以奪其國、今其地散布於宇內者、皆用是術也、故今日防堵之方、莫若使我無可乘之釁、而彼無可奉之辭焉、鑄大礮、造堅艇、講戰陳、練士卒、移侯國於要輿、以堅築其城、賊至潛形藏影、視其所為而應之、使賊不能測我情、隱然若負巨礮於其背、則彼亦知所懼、而寇攘侵軼之志沮矣、然猶慮妄人恃我武以生事端也、接之以禮、束之以信、嚴申我法、以周其所匱乏、又使片舸監其私商、則進無可射之利、退無可奉之辭、雖欲強生事、而無由焉爾、古所謂不戰屈人之兵者、非是類耶、是數者雖非尾藤君所得而專乎、亦

可以建議無罪予之欲賀且問尾藤君以此然君既如此我不敢復以無根之言亂其聽矣客日子言則然抑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以子之與尾藤君親善也盍試書而質之

送釋文亮序

予性不喜佛而頗愛其境年十八九讀書於邑西佛院中室無妻孥之喧庭無賓客之擾朝夕所供蔬菜茶香身與之習冷然而善久之覺腥羶絃歌皆可厭薄矣謂其教雖與吾儒背馳而山林獨善者之所樂趣或亦一道也得深其道者而與之交曾間塵穢之

氣庶幾可以一洗矣然世方崇其教高者與王公執禮卑者亦華衣美食以淫縱於平民之上圓其顛長其袖無慮二百許萬甚者稱貸牟貨至與債家爭訟於理庭求一人安於靜退者不可得是以自移居於是都來二十年予門長絕緇徒之跡矣丁巳二月有僧自奧來曰文亮年三十餘清軀瘦頰若有得於其道焉長揖以請曰道雖不同願奉教於門下予意難之而愛其為人乃許之居七閱月交日密情日親殆相忘乎形骸之外矣一日謂予曰佛豈異聖人哉儒者區而擯之未見其真耳予笑曰佛主治心亦聖道

之一端也。然以見性為成佛，則所謂治心者，亦與吾儒不同。況其餘乎？後儒喜其遠乎理也，取以解吾道，遂有愈近理而愈亂真之說，是特其所見，非聖道之真也。道既不同，可置而勿論焉。文亮唯唯而退。歲之十月，將歸其廬，來與予別，乃贖前言曰：凡人當知所務，棄而論於他，愚者之事也。我請贈子以所當務。在昔王室之隆，佛教嘗盛矣，然待之極嚴，凡志其道者，自幼學之，年三十二，有司察道心益固，始許剃度。後稍緩其法，亦以二十三為限。當是之時，藤原氏專權，朱紫聚於一門，苟非其族，雖有超群絕倫之才，不能

班廟堂之上，豪傑之士，無畏其才，往往捨身於佛，而柔情不能立者，畏法嚴，不敢望剃度，是以緇徒絕少，而人物之盛，反出於搢紳之上，非時制使之然邪？自政歸武門，制度苟且，世不復知度牒之關，政教編戶之民，皆得私其身，貧不能自給者亦剃，災患不堪憂者亦剃，刑人之子亦剃，身負愆者亦剃，其徒之衆，遂至二百萬之多，而求始志于其道者，蓋無幾耳，宜矣。其與債家爭訟，而不知以為恥也。予故云緇徒之害於世道，唯今日尤為甚焉。雖然是亦勢耳，唯豪傑之士，拔於勢而矯於時，子能學儒，固非碌碌自甘者也。

今之歸我知其虛無為宗寂滅為歸齊死生於晝夜
同貧富於夢幻飄然日游於無何有之鄉比之與王
公枕禮者顧不高哉予迂且老不能復有為斯世舌
耕於都市城之間醜然以生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
粗與子同雖不禁酒肉貧不能自供身在士籍而心
遊於雲山之外視子所為有不同者乎其稍異者未
免妻孥之喧耳此予之所以相忘於形骸之外也往
矣文亮數年之後予將有所論著以明吾道子猶學
於儒其必有知聖人之與佛相徑庭矣

送尾臺良作序

古人有言曰生於斯世當為斯世之用信此言也為
儒不若為醫之愈也蓋良醫之於斯世起死肉骨勿
論耳雖則明君賢輔得疾不治不能降其澤於天下
人情洵洵上下束手當是之時醫徐察其症詳處其
法執匕而劑之危者以安霍然而起百姓手額相慶
曰我得復免於水火矣以此言之雖曰與降澤於天
下亦可也是以人貴之如父兄錦衣玉食與士大夫
批禮而世不敢為僭豈非以其有用於斯世邪儒則
異於此博極經史而人不以為明道通天人而人不
以為賢援古論今則為迂腐闊於事情舉以相詬病

世既無所用而不能飢寒以死於是終日唔咿與兒童伍年收錙銖之幣以糊其口其稍稱顯達者不過應諸侯之聘以備顧問是亦何所用於斯世哉然是自有為者言之耳至拙劣如予者儒亦有足樂者焉世不我用我則清閑自處以究吾道衣食僅給我則儉素自奉以養吾壽讀未看之書游未看之山超然於事外與世相忘是亦拙者之為政也比之鑿之東奔西走日夜而不息者其為勞逸如何哉予友尾臺良作所謂起死肉骨者也予每以此相謔良作無以難焉戊午九月突如來告曰予志遂矣予將周游六

百里決背於浩漭之濤洗耳於潺湲之水澄神於燁光之峰以掃曾聞萬斛之塵子亦嘗有是游乎眉揚鼻搖意得甚矣予驚而問之則從堀駒二臺巡北邊也嗚呼良作之志果遂矣然予竊有恐焉蓋天之於人常與其半而不與其全良作既得其功又得其名因得其利而今復并得間人自適之樂天之與良作不宜獨以其全花繁者其樹必枯良作之福無乃竭於此乎既而諭曰噫此天之所以報良作也良作為鑿四十年起死肉骨不下數萬父兄子弟之為良作祈福以報其德者何啻數十萬人之所好天必從之

祈者既衆，則錦衣玉食不足獨當之，故又與之以是游，使之遂其初志甚矣。天之愛有用於斯世者也，予於世爲長物，固不敢望良作十分之一，然至山水汗漫之游，自謂不敢多讓良作，今又先出其下，雖以天之惡無用，抑何不相及之至於此也。於是乎羨極而嫉，嫉極而怨，頭爲岑岑者累日，良作猶欲與予交，盡收浩瀚潏潏熒光之狀，以供予卧游，庶幾頭風可愈，而吾怨可釋也。否則我將以良作爲從二臺鋪殿，不知良作有以難予乎，及其將發也，序以問之。

義人纂書序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一元氣而已矣。是氣也，磅礴乎無垠之際，浩然以行，日月得之以明，山嶽得之以立，江海得之以流，凡有形之物，莫不資始焉。而於人最厚，其爲物剛健正大，歷數萬年之久，未嘗少耗，然不變以通之，其氣或有所餘，而天地萬物之道亦近乎熄矣。於是乎蕩而爲颶，激而爲震，搏而爲雷，結而爲霜，自入言之，名爲孽氣，而是氣之所以日新不已，乃存乎此，其於人世，何獨不然。若赤穗遺臣之舉，其亦當時之颶震雷雹矣乎。嗚呼，建業百年，人漸趨奢靡，至貞元之際，海內恬嬉之俗已兆矣。於是乎天出是

長軒遺稿 卷之二
人振蕩一世將餒之氣浩然復旺至樵豎牧童皆知
義之可貴而生之不足惜至今百五十年仰之如山
斗天下之言義者必考焉豈非昭代一元氣邪然則
有司者何為誅之曰此衆議之所以紛興也予請試
暢言之赤穗侯之事無足言者不忍一朝之忿挺刃
於大朝饗賓之日其為大不敬百喙不能解身死國
亡固其宜爾夫其君死於法而為之臣者敢刺刃於
其所讎視是讎法也赦而不誅不逞之徒將藉以肆
私憤是自亂天下之法也有司者安得而宥之有司
者不得而宥之四十六士之罪定矣而其義則有在

焉禍釀於彼君死而彼存彼雖不下手亦猶親殺之
人臣之義君辱則死之況身死族放社稷為墟而我
又畏大憲而不報之安在其為入臣哉故決為而不
疑讎既復矣可以死而又不死蓋謂我既犯天下
之大憲又自殺使有司失其刑乃刺客任俠輩所為
罪之尤大者也於是從容就囚以待其死故官亦待
之以士禮不反縛不下于獄優養五旬然後賜死於
四侯之邸若曰為士者固當如此不宜貪生以失其
義所以淬厲是氣而延國家千載之運也上下相與
之道蓋盡於此矣謂之昭代一元氣非溢美也磐城

錫田翁年八十卒然敲予廬一揖乃曰赤穗氏之事先修嘖有煩言三善則竊以爲義嘗以數十年之力網羅其逸事遺聞勿論片楮零墨乃至刀笄杯管之細亦皆圖而收之輯爲正續四十卷名曰義人纂書請述子所見而序之予悚然而起曰有是哉翁之好義也見其物而思其人人之常情也赤穗之事益遠其逸於記傳者將漸就堙滅今翁輯而存之以鼓動海內義士之氣宜矣天祚翁以上壽以終其事也予雖無似敢不贊成翁好義之心哉乃舉平生所持論以爲之序

渡邊氏族譜序

我之距我始祖邈乎其遠矣哉雖有孝慈之人其能思慕之者鮮矣而別爲旁親者則爲再從爲三從爲無服之親過此以往其情泛焉日離視猶途之人也故聖人因情以起義制之喪服五世而斷恐其陷於矯也然我父之於我祖猶我之於我父我祖之於我高祖猶我之於我祖遞而溯之以至始祖其相愛之情未嘗一日而斷也乃自旁親而言之其親猶途人者皆我祖一身之分已夫一身所分而至視猶途人是不亦足悲乎故聖人因義以起恩制之宗法以收

其族恐其陷於薄也、親親之道二者盡之矣、在昔皇室之隆、喪服之制嘗嚴矣、乃又有茨田王、疏姓氏之源、以釐正其流、而世家名族、依傍宗法、氏推一人、為之長、以教養其族、下至武人、本支相扶持、世無窮人、是以其族盛者、其宗必強、以至源平相軋、以劫皇室、然其過在御之失其道、而立法之意、未始不善也、足利氏而下、世事戰鬪、喪服之制、唯存其名、父母沒、告暇五十日、有事輒又奪之、其無子及有焉、而未任戰、輒養他姓為嗣、甚焉、著之甲令、以督責之、羸為呂馬、為牛者、顯然比肩於廟堂之上、習之所移、視為固然、

於是乎、簡親附勢之俗起矣、嗚呼、草木之無情、猶能庇其根、而養其枝、而人則反遺之、我恐親者漸離、而窮人不能自活者、將益失其所、此仁人君子之所以眷眷於族譜也、魯輔、渡邊氏也、其先分派於天潢、世有顯人、散居於諸州、慶元之間、其居近江者、又分為數族、或仕大府、或仕諸侯、其辟而不應者、曰某甫、乃魯輔之祖也、蓋天畀於位、故特豐於才、至其考奎輔、君才學並茂、嘗有慨於世道之薄、攷正族譜、序以論之、未脫稿而沒、時魯輔甫十二歲、不能詳其事、頃者獲遺稿於書篋中、慘然以告予、曰、某無似、不能樹立

以顯先考此卷雖未定志意所存可以概見矣今將繕寫以傳之庶幾有以少慰先人於地下也唯吾子圖之夫以渡邊氏之闕君亦重之以學植而志意之厚又且如此自常理論之家運之旺如執左券而責人而志業未成齎憾以沒天之所以報之將於其世乎在焉今魯輔兄弟甫踰弱冠而志氣辭藻卓越行輩他日位與學進取此譜而熟覽之攻其所由來尊祖庇族之思必有欲已而不能者矣因其請序也預言而勉之

西鈴輯要序

道無不在焉唯明者集而大之至矣哉皇和之善取於人也且以醫方言之少彥名尚矣乃如大同以上其法蓋亦精矣而又取之漢漢法備矣而又取之西洋蓋世益降病益多不如此不足以應無窮之症也况於死亡之禍大於此者乎比年來西洋猖獗視諸州以爲外府其欲逐逐未止焉而相距萬里風俗負殊器械之制擊刺之術與夫隊伍軍營之法大有相徑庭者焉苟不素講之卒然與之遇於海山之間我兵將駭愕失措而爲之將者未必能遽出奇以制勝是其爲病不亦大乎官知其然也命象譜氏譯西洋

兵志其書雖頗秘而未兩綢繆之意顯然白乎天下矣於是從事西學者爭翻其書數年之間紛然並出殆致充棟之多西洋行軍之術於是無復遜形善戰者熟讀是書觀其所長而察其所短以求我所以制勝之術則其堅艦利礮未足以為患也嗚呼使清人粗喻此意往年閩浙之戰未必至束手以受其制唯其自視太尊不能取於人以成其大講之無素御之無術舉數百州之全力不能以當十餘隻之舶割地輸幣僅能自免終為四方之笑不亦可憫乎然則今日翻譯之功雖比之却一軍可也但其文冗而語澁

不能使讀者一覽瞭然予竊病焉暇日就群書之中摘其要而修其辭輯為一書名曰西鈐輯要以自便講習非敢抄他人美以為己功也或曰果如子言西鈐之法其可做乎曰其可做者獨礮與艦而已其餘雖有可觀者要不足取也然必且講習之者譬之醫師之攻病夫醫師之於病也雖有良法其症未明不能遽奏竒效故善醫者必先知病症善戰者必先詳賊情是以舉無遺策而萬全之功可得而保也夫兵詭道也我能知彼而彼不知我我兵雖未精或可以一戰矣若喜其異并其不足取者而取之則彼熟而

我生彼精而我粗，凡我所欲為，彼必先知之，是之謂為人所取，以此而戰，有不一敗塗地者乎？是亦讀此書者之所宜詳也。

農圖序

農圖二卷，一自土化至再芸，十有二事；一自三芸至輸稅，十有六事。農家辛苦之狀，歷歷在目，而舟水以標其時，釣魚以影其勞，用心之周，可謂至矣。初，久留米大良公即位，深有感於民生之艱，欲巡游封內，以悉其狀，既而病，乃命畫史作農圖，凡三改，然後成，即是圖也。既上，公病益篤，然小間則展玩不置，益專心

於庶政，黜奢侈，除橫稅，恤孤寡，革弊俗，期年之間，善政並降，是以捐館之日，上下哀慟，皆失聲。至今稱遺德不衰，是圖之作，豈偶然乎哉？夫食，民之天也，是以明君最重之，至其用心之深，少逃於民間，具知其所依賴，及其即位，興利除害，使斯民如舊，痾脫體，以延國家數百年之命，如殷高宗是也。是圖誠善，然其所狀，特農家辛苦之常耳。若夫水旱風蟲之災，百日之功，敗於一旦，紙糠炊糝，不足以果其腹，實為民生一大厄，而貪官汙吏，日夜踞於其門，責必輸於無有，於是乎窮困無告之民，鬻子嫁妻，以救一日之命，終亦

不免相與為溝壑之腊、雖稍富者、冬無被、夏無帳、啜粥以延餘喘者、比戶皆然、諸如是者、又非是圖之所能盡也、使公在位數年、以得觀其彷彿、其所設施、必有媲美於殷宗者矣、而期年捐館、不能償宿志萬分之一、興言至此、雖遠人如予者、不能不痛恨於公之短祚、況於為之臣子者乎、今井業夫、世仕久留米、最受知於公、追慕之念、不能自已、以此圖公之所注意也、命畫工摸之、以寓視堯之意、其用心亦厚矣、抑士大夫立人本朝、皆食天祿、以供天職者也、不宜不奉天意、而從其事、夫天之於斯民也、愛之如子、視之如

傷其所禍福去就、一從民之所是、非憂樂、故忠臣之事其君也、專盡心民事、是以民悅而國安矣、今也不然、損下而益上、謂之忠、多方以濟欲、謂之能、庸主賞於上、佞臣稱於下、遂使貪恣酷暴之輩、徧培克虫虫之氓、而不知自縮其命、以及其君、可勝歎乎哉、業夫既摸是圖、其必有見於此、苟以追慕而已、我恐公在天之靈、未必領於是舉也、及其請序也、舉以質之、

賀謙堂松崎先生序

前日拜一相、今日拜一御史、勢位燻灼、門如闕市、而都人士漠然不以為意、或不能舉其姓名、謙堂先生

羽臯之一臞儒耳、一旦奉朝請之命、人無貴賤、手額相慶曰、先生今日之舉、實照代之威鳳祥麟也、且夫相與御史之於職也、其是非得失、國家之治亂、生民之休戚、係焉、其為任顧不重哉、先生則不然、無職於朝、無俸於廩、披擁而進、一拜而退、如此而已、將以望感化之效乎、仲尼之聖、期月僅可、而責之於一拜之間、無是理也、以慶其遇乎、錢穀刀圭之才、超而出於其上者、年無虛月、以先生之學行、年踰七帙、始能得之、則其遇不遇、亦未易言、此何所輕重而致輿誦至於此哉、於戲、我知之矣、當群雄之割據、智謀勇略之

士、國不乏人、而烈祖獨能尊崇儒術、首問道於惺窩、藤氏又拔羅山林氏、致之幕府、其讚參輔翼之跡、史雖不明言、然列國之威懷、如草偃風、終能混一宇內、以啓萬年隆盛之基、此豈武力之所能獨致哉、祖訓所在、歷朝不敢違、數世之後、文運大興、而治教休明之朝、則必有碩儒出而應之、鳩巢室氏之遇於享保、尾柴、古三、博士之興於寬政、如天雨而礎濕、山崩而鐘鳴、而當時治教之隆、因以益顯、故宰輔之賢否、判於時之治亂、而治亂之祥、顯於儒生之用捨、信乎吾儒為國家之瑞也、方今庶政一新、德澤並降、期年之

間、汚俗如洗、乃有一齋佐藤氏、出膺博士之選、而先
 生則夙遊於山林、高尚之志、老而益堅、官高其學行
 不溷之以職掌、特開盛典、以資巖穴、吾儒辱是遇者
 獨有徂徠物氏而已、然徂徠以勞而先生以德、徂徠
 徼之享保治成之後、先生則得於今日新政之始、然
 則自有國家、始有今日之典、自有儒流、始有先生之
 寵、則宰輔之得其人、亦必有遠軼往年者、其威鳳祥
 麟、不亦大乎、於戲、儒道之榛荆久矣、今也芟而披之
 以誘其行、士之淬礪思試者、將益利其器、以待上用、
 國家濟濟之美、自此滋熾、故予於此舉也、不為先生

賀而竊為國家慶、此其所以深為先生賀也、

壽漁隱大井翁八十初度序

昔人有禱於天者、曰富貴不敢乞、願衣食粗足、優游
 以終、吾生、空中忽有聲、曰富貴易得耳、此人間清福
 安可妄得、是出於遺逸者之寓言也、然徐考其理、蓋
 亦有不誣者焉、今夫富貴利達之人、入居華屋、出乘
 金輿、錦衣玉食、頤使目令、仰其鼻息、以為休感者、無
 慮數百人、可謂至盛矣、一旦勢變權削、伏怨群起、人
 思食其肉、終遺臭於千載者、比比皆是也、否則酒色
 耗其內、聲歌耗其外、往往不能保其壽、是亦何所貴

於人生哉、而世人常殉於此、而忽於彼、終身感感、往而不反、以損其名與壽、是亦不可以已乎、其能瞭然於此分者、我於漁隱大井翁見之矣、翁土佐人也、性好學、貫通經史、仕不甚顯、而充然自足、一鄉高其德也、相率而師事之、有事則謀焉、有疑則質焉、貴之如父母、其居在鏡水之濱、海潮南自浦門、逆上者三里、直達翁門、滙為巨浸、其斗入於浸中、屹然與翁居相望者、為吞海亭、更南挾浸對聳、洞然如門者、為雙孕山、春氣已和、櫻花爛然、彼都士女、麗服來游、絃歌之聲、嫋嫋從風、西則筆山、抽於阜、突然入雲、首昂而尾

低、遙碧臨筆山者、為鷺尾山、迤邐於其南、如擁衾而卧者、為琴山、皆以形似得名、而神祠佛閣、花塢竹林、錯落於其間、浦渚之消長、於潮汐、卉木之變換、於四時、漁艇商舶之出沒、於烟波漂渺之中、皆與翁居相為粧點、江山之勝、於此為最焉、去門而西百餘步、有魚市、每朝夕舉網、皆來翻於此、潑刺滿地、價賤如土、而酒淳菜脆、無求不給焉、翁既老、哦於花塢、釣於烟浦、泛於月波、眺於雪閣、倦則溫醇擊鮮、與其徒放浪於江山之間、陶然而醉、悠然而眠、舉天下之物、無以易其樂、謂之得難得之清福、其誰曰不然、宜矣其能

躋耆耄而聰明未嘗少衰也。今茲庚申，翁適開八帙，門人故舊謀開筵壽翁，其徒島本仲道偶在江戶，乞予文以易壽盃，予性戇不能從，入而歌哭，然翁之所逢，予夢寐而所未得也。乃次所聞諸仲道者，以為之序，又從而歌之曰：昔本朝六代，翁係於其間，鏡川之水浩浩兮，比之翁壽不覺長，孕山之花爛爛兮，較之翁德亦未香，清乎福乎，天錫翁祿，福乎清乎，翁培其萌，優哉游哉，可以長其生。

清溪遺稿序

外其堂入其室，其人亡而其物猶存，自衣服器皿，惻然痛心，以想見其人，唯其失墜損壞是懼，况於日夜運思以鍾其精者乎，是在他人固宜然，况於如亡兄清溪君者乎，嗚呼君之沒七年於今矣，觀其詩而想其時，討論唱和恍如昨日，而君之墓苔而木拱矣，君之遺物將日少焉，是稿雖未定乎，安得不拔而傳之哉，君少學於家庭，岐嶷夙成，其學長於經綸，嘗見民俗凋弊，慨然有匡救之志，顯達之士，往往知之，而體氣羸弱，力不蔽志，歲無不病之月，月無不嘔之日，如是者四年，齋志以沒，沒之年實二十有六而已，嗚呼君之才之志而天假之年，其所成立，豈是稿所能盡。

而君亦願以是傳者乎哉夫稿不能盡君而君亦不願以是傳然予猶汲汲於是者是不亦可悲乎且夫天下之人如彼其衆也有才與志者如此其少也今幸有才與志而復札瘥天昏之天之於人果如何也豈蘭蕙之性每易碎殘而冥頑不靈如土石者則久而不損敗邪將昭昭者與天無窮而其凝為形者固不足為有無也不然何天之薄於善而樂於不仁也嗚呼君逝矣其可以傳者無由而傳焉命也其所不願傳而且由以傳命也傳與不傳無所關於君而生者以思以惜以哀以慰均之亦命也於是乎遂校而

次之仍道其在天者而悲之君諱淳字士樸清溪其號也文政丁亥十月二十四日

管子纂詁序

管子八十六篇漢劉向校定著於班史李唐至五季亡十篇而其目猶存其書厯雜無統宋葉適謂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其言固是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古人著書紹述師說率襲舊題不改名其書爾雅稱周公著而有張仲孝友神農本艸三百種今則踰千種莊子外篇雜篇詳其文意蓋門人所述漢時又有外孟子其書雖不傳蓋亦出於孟子之門管子之

書亦猶如此焉耳。故謂之夷。吾自著固失之。謂之後人偽撰亦未為得也。今詳考全部經言九篇。蓋成於管敬仲之手矣。故尊稱經言。外言以下則承其學者述之。而其所本亦各不同。有掇緒言以成篇者焉。有衍其意以立言者焉。有就事跡以推其志者焉。統而論之。外言區言最多。篤論而明法一篇。又有解蓋親炙管子者所述。內言短語。時有嘉言。而雜篇則弟子職尤其蕤蕤者也。其餘成於再傳若三四傳之後。相距益遠。其言益淺。至輕重諸篇而極矣。舊注署房玄齡淺陋踈謬。或不能辨句讀。人固有長於治國而短

於解書者焉。然玄齡學於王通。稱高足弟子。其智足自知。又以功名顯。果短於解書。必不強注此書。以貽謗於後世。新舊唐書亦不言其注管子。晁公武以為尹知章所託。徵之本傳。蓋不誣也。但本傳及藝文志俱云注管子。則其書始不託名於玄齡。妄人欲假重玄齡以重管子。故改署玄齡耳。仲尼嘗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我其被髮左衽。史遷亦稱其論卑而易行。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驗之其書。其所言即其所行也。方今洋夷猖獗。海內多事。擇其法而施之。必有能因禍而為福者矣。顧其書自古不甚行於世。是

以誤脫頗多又多古字假借知章陋儒不能抉摘以達其意以故人難讀之予竊憾焉乃不自揣徧校異同傍徵之群書字解句釋期於至當而一本之古訓自謂庶幾乎獲其一斑矣至輕重諸篇膚淺陋劣固不足讀然其文則古矣因亦解焉而不論名曰纂詁示不敢臆斷也元治甲子豫人三浦五輔請公諸世乃再校而授之梓元治紀元二月初昌平學儒員安井衡撰

左傳輯釋序

春秋之義高矣大矣固非淺儒末學所能窺也然徵

之孟子左丘明氏之傳蓋得其宗矣孟子之言曰其言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當孔子之時天下大亂而明王不興不能降其澤於當世哀公十四年既泣於獲麟矣乃因魯史以述志明其道於萬世斷上下之義決治亂之機位勝義取位以明禮義勝位舉義以正過事之所存名之所存苟失其道雖天子之尊亦必貶非孔子貶之也道貶之也道者天也聖人奉天無教萬世固不敢為尊卑殊其義知我罪我意蓋

在斯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宋人弑其君杵臼，傳曰：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蓋天之立君，本以為民，非使人恣於臣民之上也。禮者治國之具，天子而失禮，勢必至亂，是失為天子之職也。若獨誅亂臣賊子，不正所以為君之道，猶導其委而塞其源，何以治天下。丘明親經指授，詳知聖意所在，故斷斷乎言之。然獨發例而不釋其義者，其義則在於邾文公及晏嬰師曠等之言，蓋亦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通觀傳文，炳如日星，非謂諸侯可不朝於王。

而王不得失禮於諸侯，君無道，臣弑之無罪也。丘明氏之後，深於春秋者，唯孟子，故亦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公穀則得之傳聞，不能復詳其事，故專求之理，句句而釋之，字字而解之，其言似正而實迂，似精而實鑿。至宋胡氏作傳，祖述二氏，而益深之，自迂入僻，自鑿入刻，究其所言，不過老吏讞獄，聖人因事明道之義，掃地而盡矣。而偶與後儒刻薄之見合，是以後之言春秋者，雖人殊言，率本三家，遂謂左氏淺於經，夫左氏之解經，五十凡之外，每寓於序事之中，細繹其文，其義始顯，固不如公穀句釋字解淺露易。

見以故讀者不曉耳。雖然左氏豈故為隱晦難曉之解以微其道哉。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不如此不足以暢經旨也。漢儒注左傳者數家。自正義述杜注。其書皆廢。其散見於諸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其詳不可得而聞焉。杜氏之釋經。逢其難明。例以赴告通之。其釋傳。不曉經義。寓於序事中。又喜廢故訓。以逞臆說。是以劉炫而下。起而攻之者。無慮數十家。輒近則實事求是之學興。原故訓。據文義。博引廣證。以正其謬。其見卓矣。然亦有得者焉。有失者焉。其至當不易者。益無幾耳。予生於西鄙。孤陋而寡聞。年四十始

來江戶。稍稍得聞古人之緒言。竊謂士之生於斯世。豈偶然乎哉。當須有所樹立。以為斯世之用。方今封建為治。雖禮俗異宜。治亂殊塗。其大勢則粗與周季同。士之所當取法。莫左傳若焉。因潛心於此書。用力之久。恍然若有所得。而才力淺薄。命與心違。今老矣。不能復有所為。乃出十數年來所蒐輯。欲箋釋以為一書。去非收是。務求至當。有所不備。附以管見。而一折衷於故訓。如此者。復四年。褒然成帙。今茲七月。始脫稿。其詳於傳而略於經者。不獨經義深奧難窺。傳意明。然後經可得而言也。因名曰左傳輯釋云。明治

三年庚午冬十月前塙邑令安井衡

論語集說序

聖人之道易啓其源詩書說其義二禮春秋陳其法而論語會萃而融合之大哉道乎非所謂集大成之者邪漢以下注此經者無慮數十家其存於今者何晏集解最古其書專於訓詁經外不敢說道後儒動求備於一經病其簡絮詆以爲陋劣不知道在於經義通則明羣經既通左右逢源不在多言也獨惜晏割裂衆說以就己諸家之全不復可見然精義與說猶因其書而存謂之功罪相掩可也至梁皇侃本十

三家之說著義疏以疏通何解其書錯雜無統時滯於佛老然門戶之見未立其論質實其言平易精擇而慎取之亦學之津梁也及宋儒興性理氣質爲學者恒言其說道也自正入迂自公入刻言苟涉事業斥爲功利語之益詳而去道益遠聖人陶冶天下之道變爲有體無用之言學者惛惛往而不還其弊至朱明而極矣予幼學於家庭得與聞我伊物二先生之說固旣疑宋學之非竊謂仲尼祖述堯舜而稱堯舜其猶病諸者二皆以濟衆安百姓爲言其教育門人各因其所長而成之使之共天下國家之用然則

聖人之道豈有他哉。始於修身，終於濟物，不過欲使天下之人盡得其所而已。乃不自揣，研究古經，誓欲有所為，而才與時違，屯遭輻輳，不能一日安其身，而頽然既老矣。於是絕意於世途，專用力於選述，近又得清儒考證之說，其發明古學，若燭照而數計，參以舊所詮錄諸家之說，意有不满，并贅愚案，附之何晏集解之後，名曰論語集說。舊君伊東公聞而善之，將梓以公於世，謹序所見以上。

息軒遺稿卷之二

終

